

愛神？死神？

農神，死神，

第 一 章

我不会崇拜你们所崇拜的，你们
也不会崇拜我所崇拜的，你们有你们
的报应，我也有我的报应。

——《古兰经·卡斐伦》

太阳已经落到马家镇身后那片褐色的土岗后面去了。火红的余辉被土岗上高高的木垛遮住了。在红云弥漫的天际上，木垛幽黑的剪影象两朵永不飘散的乌云凝滞在那里，沉重地罩在小镇的上空。

土岗下的马家镇紧靠着黄河，滚滚的黄河从远处奔来，象一条蠕动着巨蟒，在这儿稍稍扭动了一下身躯，打了一个微微的弯，又象半曲着的铁臂，把座落在弯套里的马家镇紧紧地勒在了自己的怀里。

马家镇的出现只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情。过去，这里是一片倾斜的荒滩。秋天成群的野鸟和灰色的斑头雁栖息在河滩上，到它们东迁的时候，这儿只有饮水的马鹿，偶尔留下一行湿漉漉的足迹。黄河从这儿向东缓行过一段后，猛然扭过头，从桑园峡向北折行，沿着腾格里乌兰木沙漠的边缘，穿过贺兰山支脉的高山峻岭，来到鄂尔多斯高原上。

原。不知是真主有意的安排，还是由于从沙漠里不断吹来的强劲燥风，河套地区泛着碱花的土地上，只生长着斑斑驳驳的芦苇和灌木，造房盖屋的木料十分缺乏。但是，黄河上游、大夏河、洮河流域连绵逶迤的群山，却象是披着毛绒绒的皮一样，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森林，散发着腐烂的气息。然而，要想从旱路把木料运往宁夏平原，又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浩瀚的沙漠、崇山峻岭挡住了通往那里的道路。火车对这里的人们只是一个遥远而神奇的传说，它两条铁的触角还远未伸到这里。惟一的通道便是脚户们赶着骡子践出的一条小道，它象悬在风口的一根十分纤细的蜘蛛丝，不断被迁移的沙丘掩埋，被山崖塌落的岩石扼断。再说，也没有任何一匹牲口，能驮着合抱粗的巨木，穿过沙漠，翻过峻岭，到达千里之外的宁夏河套平原。于是，东乡、临夏，乃至青海循化的回族汉子便借助黄河干起了水运木料的营生。由于马家镇在洮河、大夏河交汇口下游不远的地方，这里水势比较平缓，再往前行河道就变得十分狭窄、险恶了。河水几乎是在劈开的山崖中穿行，一般的筏子客决不敢再继续沿河而下。因此，马家镇原先的那片荒滩，自然而然成了木材的集散地点，成批的原木运送到这里，停靠在河滩上。货主买到以后，把它们堆积起来，而后雇脚户大车，或者用大价钱雇佣敢于卖命的筏子客，把木料再沿河送到他指定的地方。

久而久之，一批批敢于卖命的筏子客便来到这片荒滩，沿着黄河建起一排排泥坯的小屋。他们几乎都是被生活逼上绝路的人。多数是看中了这里比别处高出几倍的雇金，于是命下赌注，梦想挣一大笔钱；也有犯过命案，或者在光

绪二十年参加过河湟撒拉尔人造反，一直被官府追杀的人；还有破了产，负债累累的小商贩，被匪盗夺去庄客货物，不敢重返故里的驮帮的脚户……。总之，他们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他们死死抱成一团，垄断了专门在下河行筏的权力。上游的筏子客们沿洮河、大夏河，把砍伐出的木料运送到这里，马家镇的筏子客们再重新编扎它们，然后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，沿着黄河，穿过九峡十八湾，把木材转运到千里之外的银川，乃至更远的包头、河套……

镇子前面那片长满芦苇、红柳的河滩上停靠着运来的和即将运走的木筏，它们互相拥挤着，微微冲撞着，象是一群骚动不安的怪兽，在浊黄的河面上起伏。汛期到来时，这里会被泛着白沫的河水吞没，只有寥寥几棵芦苇和红柳的顶梢挣扎着露出水面，木筏就停泊在筏子客们用岩石砌起的码头——塞台下面。现在，塞台浸在夕阳中，隆起在河滩的尽头，被黄河冲刷得十分光滑的石面上，残留着汛期河水的痕迹——一条条暗黄色的水线。倾斜的夕阳把它巨大的影子投在空寂的河滩上。河滩上没有一个人影，准备扎筏的原木横七竖八地散堆在那里，几只栖落在上面的鸦用红喙梳着参起的羽毛，一声黄河的涛声又使它们惊飞了起来，在塞台旁那棵歪斜而古老的槐树上盘旋着，发出尖利而瘆人的叫声。

夕阳的红光渐渐地收敛了，象是将要熄灭的天光，闪着最后一息残光。小镇变得幽暗了，只有镇子北面清真寺的塔楼高耸在天空中，最后一抹嫣红的夕阳还涂洒在塔楼碧绿的圆顶上。圆顶中央高高的铁杆上，镶着一弯墨绿色的新月，在秋风中微微地颤动，折射着阳光，不住地闪烁。清真寺

大的院子挤得满满匝匝，马家镇上所有的筏子客们都集中在这里。他们头顶白色的戴丝塔^①和号帽连成了一片，在沉沉的暮霭中醒目地泛着白光，暗淡下来的院子似乎也变得明亮了起来。大殿前一侧高高的台阶正中，摆着一个墨绿色的灵床，埋体舍黎夫用白布卡番缠裹着，上面覆盖着一条绿色的粗毛毯。一名年长的阿訇站在一边，齐胸的白胡须黑色的长袍上拂动，他虔诚地为亡人向真主祈祷，乞求真主的宽恕。

“真主，饶恕他的罪孽吧，阿眉乃^②！”

“阿眉乃。”随着阿訇最后一声祈祷，院里所有的人齐声发出了低沉、有力的乞求声。它形成一股巨大的声浪，在河卵石筑起的院墙上撞击着，冲上了天空。

灵床慢慢地抬了起来，整个院子骚动了。按照回族的风俗，抬抬亡者的灵床是一种善行，所有筏子客们都朝灵床涌来，都想把自己的肩膀塞在灵床下面，抬着自己的伙伴，陪他走完通往天堂的最后旅途。绿色的灵床在人头攒动的白色号帽上，如同漂浮在白浪上的方舟，走出了清真寺。

狭窄而且满是厚厚浮土的道路两旁，站满了镇上所有的女人。按照习俗，她们不能走进寺院参加死者最后的祈祷，于是，伫立在自己低矮的土房前面，两只手不住地抚摸着脸和胸膛，虔诚地祈祷着。从黄河上吹来的秋风，不住地掀动着她们的盖头。

突然，一个女人搂紧了怀中的孩子，婴儿尖利地哭了起

① 戴丝塔：伊斯兰教徒头上缠绕的白布。

② 阿眉乃：意为真诚。伊斯兰教阿訇诵《古兰经》后，在场教徒均诵此词，意为“主啊，你答允我们的祈求吧。”

来，哭声引起了女人们压抑不住的抽泣。婴儿的哭声，女人的抽泣，和喃喃的祈祷声融成了一片，伴着送葬的队伍走过。

大把式克里穆走在自己大儿子的灵床前边，黑色的长袍架在瘦骨嶙嶙的身上晃荡着。他的脸被黄河风浪长期揉搓得黝黑而又粗糙，象是一个陈年的核桃，布满了深深的皱纹。一条明亮的刀疤从眉梢划过脸膛，一直下巴。他的左眼已经没有了，眼窝深深地塌陷进去，象是干瘪了一样。剩下的那只右眼，此刻完全被悲哀填满了，茫然地望着天际升起来的那团乌云。但他似乎又什么都没看见，悲切的目光穿过那团乌云，毫无着落地在遥远的天际飘荡。他两条腿机械地迈动着，在积满灰尘的土路上踮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痕迹。

送葬的队伍在街道上行进着，跟随在队伍后面的筏子客们继续不断地涌到前面。马福海脚上穿着那双破烂的筏子客们特有的牛皮骆驼蹄，挤到前面，象木楔一样硬插进了抬灵床的行列中，顶开了前面的巴格尼。

巴格尼是大把式克里穆的小儿子。哥哥意外的亡故，使他感到突兀而不可思议，他变得焦躁易怒，好象要把心头积聚的悲哀宣泄出去一样。这时，他被挤出了抬灵床的行列，两道粗短的眉毛紧蹙了起来，他正想重新抓住灵床的抬棍，忽然看见了艾黎抬着灵床的后端，便不由地停了下来，让抬着灵床的人们从他面前走过，两只眼睛喷着火。

艾黎一只手象焊上了似的，死死地握着抬灵床的木棍。一件粗布白汗褂紧绷绷地裹在身上，中间的一个扣襻绷开了，露出红铜般结实的肌肉。他的头紧贴着灵床，似乎在听木板后面的舍黎夫说话似的。自打他从寺里抬上灵床以来，没有

人能把他挤开，甚至筏子客们争先恐后想抬灵床的拥挤，也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这种姿势。

巴格尼站在一边，等到艾黎走到面前，便握住了木棍，一面用力地把艾黎拉出了抬灵床的行列，一面仇视地盯着艾黎，压低了声音骂着：“忘恩负义的畜生，滚开，你的手不干净！”

艾黎脸色一下变得铁青，嘴角在愤怒地抽搐着，两只拳头攥紧了……

艾黎是个孤儿。他阿娜^①生下他不久便歿了，以后，黄河又吞没了他的阿大^②。是大把式克里穆把他抚养大，并把他和自己的大儿子舍黎夫一块带上筏子，跟随自己在黄河上闯荡。没多久，他们便出脱成了极好的筏子客。艾黎划左前桨，舍黎夫划右前桨，成了大把式的左膀右臂。大把式也极力想从他们中间挑选出一个佼佼者来接替自己的位置，以便自己有一天得到真主的口唤，离开这尘世之后，他们可以继续带着马家镇的筏子客们去银川，下包头，闯河套……

一个月前，大把式心绞痛的旧病复发了，木场管家又催促大把式走筏，把木料运送到不远的靖远。大把式咬着牙，硬挺着把木筏送过了鬼门关——嗓眼子峡。前面剩下的路程不多了。虽然也有不少险滩，但水势已渐平稳。在筏子客们闻而生畏的骆驼石、煮人锅和九关十八险前面大把式靠岸拴筏，将筏子交给艾黎，提前下筏上岸了。

① 阿娜：母亲。

② 阿大：父亲。

艾黎沿着摇晃的木筏朝筏尾走去。几天前一个偶然的机
会，他听到了大把式和大拿事的谈话。从断断续续的话语中，
他明白了大把式的心曲，是想让自己接替他的位置。这使艾
黎感到隐隐的不安，倒不是惧怕带领筏子客闯滩过峡，而是
觉得无法报答大把式的恩情。这时，他走到木筏尾端，找到
了正在加固木筏的舍黎夫。

“舍黎夫，开筏以后，你划左桨，我划右桨。”

舍黎夫吃了一惊。一般在黄河上行走的木筏上，前后共
有三只和木筏连成一体的木桨，其中关键的是前面两只桨，
它们既是划水前进的动力，又象舵一样操纵着木筏的方向，
而这两只桨中维系筏子生命的又是左前桨，它在木筏的上水
角，筏子客中所有的大把式，没有一个不是搬左桨出身的。
因为从马家镇沿河而下，主要的险关都在左岸，左桨稍稍有
一点失误，就会带来筏毁人亡的灾难。艾黎一直操着左桨，
突然间要把它交给舍黎夫，这不能不使舍黎夫吃惊。他眨着
眼睛，咧开嘴笑了起来：“你不要说笑话。”

艾黎没有一丝开玩笑的意思，眉梢微微一挑：“你阿大
把筏子交给我了，就照我的话做！”

舍黎夫脸上的笑容一下凝固了，虽然依旧保持着笑纹，
却没有一点笑意：“你疯了，艾黎！我从没划过左桨。”

艾黎却微微笑了起来：“兄弟，不会搬左桨永远成不了大
把式。”

“这可不是说着玩的。”

艾黎偏着头，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，故意问道：“怎么，
你害怕了？”

舍黎夫被激怒了：“害怕?!儿子娃头割下，碗大的疤，有什么害怕的。”

艾黎听到舍黎夫说到死，心中升起了一种不祥的感觉，他甚至想改变自己的打算，但是一想到让舍黎夫接替大把式的愿望，不祥之感又消失了。他凝视着舍黎夫，动情地说：“兄弟，你阿大身子不行了，大把式的担子就得你担了。”

然而，事与愿违，艾黎想让舍黎夫成为大把式，以此报答克里穆的养育之恩，却无意中造成一场可怕的灾难。

筏子到了牛鼻子峡，这是去靖远的最后一道峡，和其它的相比，也是一道微不足道的最短的峡。象一道门坎，只要迈过它，前面便是宽阔平稳的河面。然而，即使是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小峡，也带着震撼人心的力量。河道倏然变得窄小了，两边的山崖将黄河挤压着，河水象一匹奔腾的野马，带着轰鸣般的吼声。峡口的左岸有一块巨大的岩石插入河道中间，象是一条探向河心喝水的黄牛，河水在牛鼻似的岩石前突然转弯，向峡口奔去。筏子过牛鼻子峡，关键要看左桨最后两下的功夫。

一直搬右桨的舍黎夫虽然也清清楚楚地知道，在距牛鼻岩五桨长的地方，猛搬两下左桨眨眼间便可借着转弯的水势，在回水的一瞬间飞出峡口。但是，当他真正操着左桨，望着翻滚的黄河时，心却象被无形的手揪起来似的，不由自主地发慌了。他过早地搬了左桨，结果没有抢到转弯的回水头，木筏打着斜，横了过来，被水推着朝前冲去。

舍黎夫惊恐地想把木筏调过头，木桨却象击在橡皮墙上，巨大的水流把木桨反弹回来，碗口粗的木桨折断了。舍黎夫

象颗弹丸似的，弹进了急流。没有左桨的木筏失去了控制，横着身子，顶着落入水中的舍黎夫撞在了牛鼻岩上。

舍黎夫浑身是血，象被人用钉子钉在了礁石上，一眨眼，不断跳动的河水，又用它黄色的舌尖，把他吞了下去。只有舍黎夫头顶散开的戴丝塔，被血染红了挂在岩石上，在水面上飘动。

艾黎疯了似的，冒着再次被木筏撞在岩石上的危险，拼着命把舍黎夫捞了上来。

舍黎夫的脸上象霜一样苍白、冰冷，鲜红的血迹已经被冲洗得干干净净，微微睁着的眼睛一动不动，乌黑的眸子里失去光彩，变得灰暗了，好象两颗发光的宝石被浊泥浑水蒙住了似的。

不知艾黎是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没有完全弄明白，还是根本不相信舍黎夫已经死去，他紧紧地抱舍黎夫在怀里，用自己的胸膛焐着那冰凉的躯体，似乎只要暖和一点，舍黎夫就会缓过来……由于舍黎夫死在了并不十分险恶的牛鼻子峡，而且是因为艾黎硬逼着他掌左桨导致的。舍黎夫的弟弟巴格尼毫不怀疑地认为：艾黎害死了他的亲哥哥。他好几次揣着刀子想找艾黎拼命，都被大把式严厉地喝止住了。

巴格尼把艾黎从抬灵床的队伍中拉了出来，挑衅的举动，恶毒的语言，在艾黎痛苦万分的心上，又扎了一刀子。他周身的血液在急剧地奔流着，攥紧了的拳头有些发胀，一种抑制不住地欲望，使他想挥起拳头朝巴格尼打去，打在那微微斜撇的嘴角上。就在他准备挥起拳头的一瞬间，他被眼前那

张熟稔的脸庞震住了：微微上挑的眼睛，隆起而发亮的前额……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地酷似逝去的舍黎夫。艾黎魁梧的身子晃动了一下，悲哀象一阵风，从他的心底吹过，熊熊燃起的怒火一下熄灭了，紧攥的拳头松开了，他无力地垂下头，默默地跟在了抬灵床的人群后面。

送葬的队伍走上镇子后面褐色的土岗，穿过一堆堆待运的木垛，来到墓地。长满枯草的坟地在暮色中更加空寂和悲凉。几只土黄色的蜥蜴被送葬人们的脚步声惊动了，拖着尾巴在坟地间倏然窜过，撞动了坟头的枯草。

筏子客们把灵床停在新挖好的墓穴前边。杂沓的脚步声消失了，所有的人齐刷刷地跪了下来，头顶的白帽象落在坟地的一片白霜，一直连到了土岗的边缘。他们默默地勾着头，没有一点声息。顷刻间，墓地里好象没有一个人似的，万籁俱寂，只有阿訇高声地诵念《古兰经》和散着赎罪钱的叮当声，撕碎了这令人窒息的沉寂。

舍黎夫的尸体埋进了冰凉的墓穴。送葬的人们也已经散去。

天慢慢黑了下来，原来透过土岗坟堆间的空隙能望见远处的那一段浊黄的河水，以及磨房那架水车的顶端，如今都已隐在夜的幕帷中去了，只有几颗寒星在坟顶上闪动。

大把式撵走了小儿子巴格尼，留在了大儿子的坟前。他惟一推心置腹的朋友——大拿事站在他的身后，找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，默默无语地望着他削瘦的脊背，望着他弓着腰，双手使劲拍打着坟头。空荡荡的坟地里只剩下他们俩，四周死沉沉的，如同凝固了一般，只有坟头上七根燃着的香头象

溅落的火星，闪着红光。

突然，远处响起了疯古拜古怪的祷声，忽高忽低的如同怪鸟的叫声。他不知什么时候来到坟地的另一头，站在土岗边缘的土台上，开始了每日的夜功拜。他颀长的身影衬在已经布满星辰的天空上显得十分清晰。他的周围是一个个隆起的坟堆，在微微发着墨紫色的天空下，坟堆的暗影象永不消逝永不跌落的黄河浪头。他站在土台上，两只枯枝般的手臂伸向天空，发出尖声的祷告，远远望去，好象是一个即将要淹死的人在浪涛中挣扎呼叫一般：

“真主……真主啊……”

大拿事发冷地一抖，轻声地劝道：“回去吧，晚了。”

大把式克里穆好象没听见似的，只管专心拍着坟头。发潮的浮土拍实了，变得光滑了，上面布满了叠在一起的手印。

“兄弟，你要想开些哩，亡人奔土奔金，这也算是娃娃的福分，总算得到了真主的口唤总算脱离了，再不用在苦水泡的东亚^①里奔孽障^②日子了。”

“我对不住娃娃……”大把式象是在自言自语，声音轻得象游丝一般，以致风吹动坟间的枯草发出的沙沙声，把后面的话都淹没了。

大拿事眼睛有些发热，他知道大把式在两个儿子中最喜爱大儿子舍黎夫，几乎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他身上，想把

① 东亚：人世。

② 孽障：可怜。

他培养成一名真正的儿子娃，能驾驭黄河的筏子客。但不知是因为所有硬汉子都具有过分的自尊，不愿表露这种爱，还是因怕显露了这种爱，反而娇纵了自己的儿子，他只是把这种爱埋藏于内心深处，表露出来的则是更多的斥责，近乎苛刻的严厉，乃至在他面前，大儿子比不成器的巴格尼更加拘谨和忐忑，在不明就里的人眼里，似乎他更疼爱巴格尼。大拿事明白他的心曲，蹲下身来，凑近了大把式，这才看见大把式的脸上满是泪水，在星光下闪闪发亮。大拿事的心不由地紧缩了一下，长长地吸了一口坟头的新土散发出的气息，才勉强没让泪水流下来，但是舌根却有些发硬：

“话……话不能这么说，好心不在捧上个蜜罐罐，当阿大的谁不想让自家的娃走上正道，成个气候。可是好鹰是熬下的，舍黎夫能成个好儿子娃，没有枉在世上走一遭，说起来，要算你的功德呢！”

大把式的双手不再拍打坟头了，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机械的抚摸：“我的罪孽太大了，这是真主的惩罚。”

“这是定然，死是真主的旨意，口唤在黄河里，是对我们筏子客们的恩典，要感谢真主，筏子客们没有几个象舍黎夫一样，能留下尸骨。”

大把式慢慢地摇了摇头：“这是对我罪孽的回报，真主啊，为啥不把舍黎夫给我留下？把我召唤着去，我是该离开的人了！”

“唉——”大拿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猛然，两个人都沉默了。

疯古拜的激动不安的祈祷声又清楚地传了过来。他的

嗓子已经变得嘶哑了，声音变得破裂而又干涩。在一阵急促的让人喘不过气的祈祷之中，他突然间止住了，好象在静静地谛听什么似的。坟地里静得可怕，只有土岗下的镇里隐隐传来了野狗的吠叫声，它被坟地里乱窜的风吹得断断续续，好象在呜咽一样。

一辆华丽的轿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着飞奔而来，驾辕的骡马喷着热气，笼头上满是白色的泡沫。马车奔过马家镇空寂的街道时，包着胶皮的木轱辘发出了登登的响声。房檐上蜷卧着的野狗抬起头，朝它的背影吠叫着。

轿车最后在街道尽头处木场主砖砌的门楼前停了下来，从遮得严严实实的轿车里走下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人。他给车夫一个银元，悄然地走上台阶，轻轻扣响了门环……

木场管家马维清正在厢房里调鹰，听到扣门声，满脸露出不高兴的神情，他没有动，依然无动于衷地喂着站在横杆上的鹞鹰。

他是马家镇上有头脸的人物，早年也当过几年筏子客。人们纷纷传说，他害死了一个外乡的货主，私吞了贩运的黑货——鸦片，从此发了横财，放弃了黄河上闯荡的生涯，在木场里入了一份不小的股份，当上了木场的管家。由于木场掌柜在省城有不少买卖，当铺、绸缎庄、车行等都要照料，加上马家镇偏僻艰苦，于是便把木场托付给马维清。表面上是跑腿办事的管家，实际上却是个说一不二、掌握着木场实权的人物，于是有人干脆叫他马场主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保留着筏子客们喜爱养鹰的嗜好。此时，他手里正举着一块羊

羔肉，欣赏着鹞鹰怎样用尖利的喙啄叼住，扭动着头颈撕扯着。

敲门声变大了，急促而且坚决。

马维清眉头拧紧了，把手中的肉扔给鹞鹰，骂骂咧咧地走出了厢房。他刚打开大门，一个黑影闪了进来。

“谁？”马维清吓了一跳。

“我，”来人将门关上，转过身来冷冷地说，“马明魁。”

“真主啊，是马营长！”马维清一惊，他极力想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格外热情些，但是心底却不由自主地打战。马明魁外号叫“疯汉”，他明里是堂堂营长，暗地里杀人越货、无所不为。有两次马维清的木料，便被他明目张胆地抢去充了军饷。三年前，他被调往青海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如今，他只身一人深夜来访，马维清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，心一下揪了起来：“快……快上……上房里坐。”

马营长动也没动：“说，色穆素回来了吗？”

“色穆素？！”马维清弄蒙了。色穆素前几年被拔了门兵，到了青海，听说就在他手下当马弁。可现在堂堂营长，却专门来马家镇找自己的随从，马维清感到这里边肯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，不由地问道：“出啥事了？”

马营长从牙缝中挤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：“我要剥下他的皮，把他活宰下！”

马维清望着黑暗中马营长两只熠熠发亮的眼睛，不由得身上一阵发冷。

第二章

我确已把人创造在苦难里。

——《古兰经·白赖德》

嗨哟——

阿哥们臂靠紧哟，

嗨哟——

阿哥们心连紧哟，

嗨哟——，嗨哟——，

阿哥们扶帮着走哟……

合抱粗的原木缓缓地朝前移着，木头下面是八个身强力壮的筏子客。他们不用绳索，不用杠棒，在磨出茧子的肩头上扣着一圈薄薄的垫肩，两人一对，胳膊挽着胳膊，抬着木头。木头两边的人整个身子都倾斜着，成了一个大大的“八”字和木头连成一体，象一只多足的蜈蚣爬下土岗，朝组筏的河滩上蠕动。他们的上身赤裸着，汗水从焦炭一样黝黑的躯体上流下，象是抹了一层油似的，反射着午后强烈的阳光。

眼放亮哟——，嗨哟！